

百花中篇小说丛书

7.5
6

高高的黄花岭

浩然

882.3127

I247.5
1096

3

百花中篇小说丛书

高高的黄花岭

浩然



文艺出版社

B

065436

内 容 提 要

人生的道路不会是笔直平坦的。当意外的“三岔口”突然出现在面前时，如果脚步迈得正确，就是成功和升华；否则，一旦误入歧途，就是失败，甚至可能坠落到罪恶的万丈深渊。

浩然的这部新作——中篇小说《高高的黄花岭》所描绘的，正是一个“水灵灵”年纪的青年，在这种关键时刻的抉择与拼搏的故事。

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鲜明，故事情节曲折生动，发人深思。很值得一读。

插图：张福龙 李风雨

高高的黄花岭

浩 然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2 印张37/8 插页5 字数62,000

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4,800

书号：10151·644

定价：0.40元

小伙子二十一岁，正是水灵灵的年纪！

他发育得良好，红彤彤的四方脸庞，黑乎乎的小胡子茸毛；个头儿高高，腿壮胳膊粗；尽管平时极少往操场上送送脚步，冷眼一看，倒象个运动员。

他穿着针织的尼龙紧身半袖衫，涤纶派力司筒裤，人造革的海绵底凉鞋，腕子上带着一只西铁城的电子手表。从这一身打扮来看，真够得上城市里的时兴派头，而实际呢，他却是一个从山沟里来的“土包子”。

他骑着一辆凤凰大链套的半新不旧的自行车，飞快地在小胡同钻来钻去，绕到县城西门外偏僻地方的一家副食商店门口。他跳下车，随便往小树上一靠，连锁都没上，就扔下不管，转身推开弹簧玻璃门儿，直奔柜台。

“来五瓶柠檬汽水，五瓶啤酒，两个午餐肉

罐头。”他不问价钱多少，只顾一边在五颜六色的货架子上寻视，一边伸手指点，“那种糖，杏仁的吧？来一斤；那种，芝麻酥，也来一斤……”

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票子，数也没数，就往售货员面前的玻璃柜台上一放，随后把找回来的零钱一把抓起，很不在意地塞进裤子口袋。

两个装满食品的塑料网兜儿挂在车把上，象山沟里的牲口驮子。他骑着车，在一些更加狭小的胡同里飞快穿行。最后，他驶到一排房子的尽头，拐进一个用砖墙圈起来的小院子里，连车子带东西一齐推进低矮的小厢屋。

“二姨！”他空着手返身出来，一边喘着气，一边面冲北屋喊了一声。

“哎，我给你做饭哪。”随着应声，从那新翻盖过的正房里，走出一位四十七八岁的中年妇女，打量着小伙子，有点儿纳闷儿地问一句，

“小峰，你咋回来得这么早呀？”

“我的英语本来就汤泡饭了，把能答的几道题划拉上，赶快交了卷儿，穿小胡同回来的。”郑小峰这样满不在乎地回答二姨，又说：“今儿晌午我要请客，仨同学……”

“你肯定能考上？”二姨喜出望外地叮问。

郑小峰摇摇脑袋：“肯定考不上。怕啥？还有明年哪！”

“没考中，请哪家子客呢？”

“这几个月的复习，人家帮过忙，咱得表表心意嘛！”郑小峰固执地说，“我摆的是冷餐酒会，熟食都买了，您给我们炒四个熟菜、焖一锅米饭就算完成任务。”

“你呀，你呀！”二姨伸着手指头冲他戳点，
“就是这么任性，想干啥就非得干啥！”

郑小峰朝二姨做个滑稽的鬼脸，一个蹦子跳进小屋，到处翻找开罐头的家什。

2

最爱挑刺儿的人，也不会把郑小峰划在“坏小子”那一栏里吧？

他确实有毛病。

好象是天生的毛病，也是如今不少跟他年纪相仿者都多少沾染点的毛病：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同时还为此自命不凡、自鸣得意！

他好幻想，爱猎奇，讲究情面，特别逞强。而且受不得委屈，极容易动肝火；动起肝火来，不思前，不想后，不掂量利害，往往稀里糊涂地就把不该做的事儿做了，难免经常后悔不迭！

他在公社木器厂当合同工那会儿，每逢晚间没会议、不学习，伙伴们就凑到一块儿打扑克牌玩。他们不敢赌钱，只是谁输了，就从两屉桌子底下爬一个来回。有一次，郑小峰跟人家打三圈儿输三圈儿，万般无奈地钻了三次桌子，臊红了脸，输红了眼，死憋着劲儿要捞回来！打到第四

圈儿的时候，他忽然发现破绽：对手是一个叫“小能人”的，在胜败的关键时刻就混水摸鱼地偷主牌。郑小峰不能吃这个亏，抓住“小能人”的手腕子，急扯白脸地让人家也在桌子底下爬三个来回。“小能人”挣扎不干，郑小峰不光使劲儿拧人家的胳膊，嘴里还不干不净的翻了脸。于是两个人滚打在一块儿。“小能人”的脑门子在桌子角上撞破个大口子，缝了三针！事后伙伴们埋怨郑小峰：哥儿们平时都挺好的，为了玩耍，何必这么动真的呢？郑小峰也觉着不对了，但是他硬不给“小能人”赔不是。

有一回过国庆节，同屋住的人全把节日的菜饭打到宿舍里伙着吃，一块儿热闹热闹。那里边有个年纪大的，姓李，人们就叫他大李。大李刚娶媳妇还没满月。大伙逗他，让他掏钱买酒请客，不出这份血的话，就扣住他，不准回家跟媳妇睡觉。大李说他们都是一些奶毛没退的小娃娃，不会喝酒，给每个人买块糖疙瘩吃就算啦。郑小峰说大李小瞧人，带头跟大李打赌：一对一地喝，看谁能喝过谁。实际上，郑小峰过去只喝过啤酒，根本没尝过烧酒啥味儿。大李越不想跟他比，他越来劲儿，揪住人家不放。旁边几个馋酒的和凑热闹的再一起哄，两个人就“逼上梁山”了。六十五度的二锅头，杯对杯地干起来，

又喊又叫，好不威风！好不痛快！可惜，没过多大工夫，郑小峰就倒在水泥地板上，差点儿把心肝肺都呕吐出来；接着是三天没起床，没上班。事后伙伴们数叨他：有多大量，喝多少酒，瞎逞能糟害自己的身子干啥呀？郑小峰也觉出自己有点愚蠢，可是，等到过新年的时候，他又照这样子大醉过一回！

就在新年刚刚过去不几天，郑小峰给抽出来，帮助业务科的人在长城镇物资贸易交流会上布置一个家具展销场地。他正洋洋得意地跟顾客夸耀他们的大衣柜如何如何样式新颖美观、材料如何高贵坚固的时候，碰上了两位旧时的同学——从首都北京回到山区度寒假的大学生。三个人非常亲热地聊了一阵子，互相往小本子上留下通信地址，随后握手告别。两个大学生扬长而去后，郑小峰冲着人家后背楞了一会儿，就跟木器厂搞展销的负责人请个假，直奔小黄花沟里的小黄花村分销店。

他爸爸是这个基层店的主任，三十年都干这一行；从去年起因为业务开展得特别好，给国家挣了钱，被推举为先进工作者。认识这位先进主任的，都称他是“一把铁算盘”，谁都算计不过他，他却心甘情愿地让独生子郑小峰给算计得服服帖帖。

“爸爸，我不在木器厂干了。”

“又瞎胡闹！那是个能学本事的地方呀！”

“学多大本事，也是个合同工，说刷掉就得给刷下来。”

“刷下来怕啥？房子我给你盖上了，媳妇我给你选妥了，还没好日子过？”

“往后搞四化，没大学文凭，谁也瞧不起，我想去考大学。”

爸爸低下那头发花白的脑袋，寻思一阵儿，回答儿子：“你想进步，我不拖你的后腿。我跟你二姨夫打个招呼，看看城里边的重点中学，有没有门路，求他给你想点办法。”

郑小峰由着自己的心愿，来到这个不光通汽车，还通火车的小城市，一心一意地补习了半年功课，刚才参加完了高考……

他手拿着开罐头的“启子”，又一次从小厢屋急急忙忙地走出来，忽然说：“二姨，吃完饭，我要回家啦！”

“哟，瞧你这孩子，怎么这样一阵风一阵雨的性子呀！”正切菜的二姨先是埋怨，随后态度很生硬地反对，“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这么匆匆忙忙地独自走！”

郑小峰坚决地说：“您白拦，谁也拦不住我，今儿个我一定动身！”

“你爸爸两个月没来信儿了，应当先给他打个招呼。”

“用不着。我要亲自告诉他，这回没考上。”郑小峰一边用手指头转动着罐头启子，一边用感激不尽的语调说：“我爸爸早就对我声明啦，一年考不上，供我两年；两年考不上，供我三年；就是饿肚子，也要支持我当上大学生。我就不信我不是那块材料！”

3

这座平原城市，跟东边隐隐可见的小黄花岭山区不属于一个县，可是离着近，花插着住的人多，相互结亲的人也不少；山里的土产往外销，城里工业品往里运，都乐意舍远求近，跟这边的城市打交道。因为这种情形，一天有两次公共汽车的班车对着开。

郑小峰紧赶快赶，正巧赶上最后一趟车开门放人，还出乎意外地占了一个座位。

有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子，跟郑小峰肩并肩地往车上挤，都同时瞄见了那个空座位。要不是那个老头肩上扛着的沉重口袋往郑小峰脑袋上撞一下，或者撞了人家的脑袋说句道歉的话，那么，郑小峰会痛痛快快地把座位让给他。可恶的是，他撞了人，好象没啥事儿一样，接着茬儿往里挤。郑小峰能吃这种哑巴亏吗？

他只挎着一个人造革的小挎包，里边的东西

不多，等于空着手；细长的身个儿很灵活，眼疾腿快地往前一钻一蹿，就把空座位给占了。

落在后边的老头子，只能无可奈何地眨巴眨巴眼，打了个“站票”。

郑小峰觉得出了口气，很满意。

被大城市淘汰下来的老掉牙的公共汽车，先在绿色原野上跑了足有两个钟头，就开始象缠螺丝钉那样，盘旋着爬上曲里拐弯的砂石山路。马达“哐哐”地叫，四个轱辘好似光转不动窝。坐在车上的人，如同用筐子摇着的煤球，不停地颠簸晃荡。从窗户朝外看一眼，真神！车顶上是湛蓝湛蓝的天，车两旁是洁白洁白的云；车下面，那层层梯田，丛丛树木，座座村庄，仿佛是正在翻卷滚动着的大海波涛。

郑小峰怀着突然生发出来的升学理想而离开家乡那会儿，山山谷谷还披着残雪，沿路两旁都是败草枯枝，地里光有刚送来的粪堆，村庄也是萎靡不振的苍老模样。好似过去一眨巴眼的工夫，一切一切都改变了神态。郑小峰自己的变化也不小，开了眼界，长了知识，对过去总觉着神秘的城市人，如今已经有了透彻的理解，对自己能够列入他们队伍充满信心。

那一次是爸爸攒了几天假，亲自送他进城的。他平生头一回走出山区。在小镇子长大的

他，比起深山沟里的人已经够近代化的了，可是跟县城人一比，立刻就显出了俗气和土气。爸爸特别能体贴儿子那颗年轻的自尊心。他悄悄地把腕子上的手表捋下来，交给了委托商店，把换回的钱分文不留地交给儿子，说：“让你二姨陪你买几件能随下大流的衣服穿。咱买得起马，就置得起鞍，不能让人家瞧不起……”郑小峰伸手接钱的时候，激动得手指头一个劲儿打抖。

麦子黄梢的时节，爸爸来城里看过他一趟。他是借着给供销社开发货源的公差之便来的。他为了让贪小便宜的叔伯二姨和二姨夫能好好地照顾儿子，顺便拉来一大车城里边奇缺的木料，帮二姨家翻盖了新房，打了好几件可心的家具。他让司机住在旅社，他自己跟儿子挤在一块儿睡。他悄悄地把十几年积攒下来的四百块钱全部带来，让儿子按月给二姨交饭费，给补课的教师送些好酒。他自己却用旧帐本子裁成的纸条子卷旱烟末子抽。他说：“你别惦着我。只要你遂心，我就高兴。”郑小峰不是个婆婆妈妈软肚肠的人，听了爸爸的话，却心头发热、鼻子发酸，险些掉下泪来。

郑小峰知道，爸爸活了五十多岁，特别不走运。跟他一块儿参加革命工作的人，这会儿都是区县局以上的干部，都在大城市里住着高楼，坐

着小车，只有他一直蹲在山沟沟。特别是一九五二年搞什么“三反五反”，把他给打成“老虎”，吃了冤枉官司，背个假罪名。他想不通，吃一瓶子安眠药片要自杀；虽说抢救过来了，却落下个胃疼的根儿，一直病病歪歪……

郑小峰心中暗想：等到家之后，不能对爸爸明讲这次高考的效果不好，只说两可的话：可能达到录取分数线，也可能达不到，让他抱一点希望，高兴几天。等发放录取通知书之前，就返回城里。从此，再发奋努力，集中力量攻数学和英语，拚一年，争取考上大学，用这个给爸爸露露脸、争个光！

他那颗急躁不安的心已经飞回长城镇，飞回青砖红瓦的大房子里，跟爸爸一块儿操起压水机浇月季花，或者撒着高粱粒儿喂那咕咕叫唤的鸽子。

4

汽车往高升，太阳朝下落。

汽车攀登到有水有土有人烟的山顶平川上，一轮火红火红的太阳，就好似猛然跌进西方那矗立峰峦后面的万丈深渊里去了。

有几棵参差不齐的树木和几间七零八落小棚子的地方，是这条交通线路的终点站。因为前边有一道山梁的隧道还没打通，山梁那边的路面没开出来；路面要跨越的一条弯弯的河上，钢筋水泥的大桥还没动工建造，汽车只好停在这荒山野外，歇息一阵儿，再掉头往回转。这儿离着长城镇还有四华里，行人都得靠两条腿走到那边去。

郑小峰跟着众人从车上跳下来，不想停留，就要赶路；已经临近家跟前，这个本来就沉不住气的小伙子，越发急切不安了。他一抬头，看到原来老宅院的东邻一位姓马的大叔，想过去打个招呼。

马大叔也瞧见了，却赶紧把头低下，没有理他。

郑小峰有些纳闷儿，细看一眼才明白：邻居马大叔在车站上摆摊卖瓜，怕谁白吃他一个，不敢认人了。哼，真是山沟的人，多小气！

郑小峰在心里这样地骂着，往前迈两步，又瞄见排队等候上车的人群里边，有一位曾经教过他的女教师。前两年，这位女教师无权无势无门可走，只有托郑小峰找他爸爸帮忙给孩子买几袋奶粉。因为这样的“人情”，女教师对郑小峰特别亲热。郑小峰离开家乡好几个月，如今乍回来，见什么都好看都顺眼，见着熟人更高兴。他打算奔过去，跟女教师叙谈一番。

女教师本来正跟另一个中年妇女朝郑小峰指指点点地说什么悄悄话，瞅见郑小峰走过来，戛然地停住嘴巴，绷起脸皮，投过一种特别冷、特别怪的眼神。

郑小峰见此光景急刹步，来了个向左转，接着走自己的路：呸，端什么臭架子，你算个老几呀！

他心里边愤愤地咒骂着，迈起快步；一抬头，发现前边有个拐腿的人。那人肩头扛着东西，手里提着东西，一摇一晃地走得很吃力。照这样一步一步地挪到长城镇呀，就算不累趴在半